













張若

无國之君  
(六十) 紹  
何

堂樂興既出。及還來居。還來忻然以逆之。既入寢室。相見大歡。還來乃語其所籌劃者。臺喜甚。然不知何以籌畫而治之。因諷於還來。還來微時。嘗結交諸盜。矢以生死患難休戚相俱。既歸。飲樂遂忘儼無時。甚惡恨。欲自去。

近事拾伍年人類社會聞見記

風流省長  
(卅六)

風流省長既有三姑娘旬餘日。三姑娘爲日夜不出門。而風流省長夜必來會。非星期六、日。十九以深宵去。三姑娘惱其差劣。不復簪金鑲額。某以食之。食之神王。軍用拔。以是皆大歡喜。以是三姑娘遂不得飾綰相學校守所職。至於二十有一日。猶不歸。校之人莫能議之。又見其忽然得爲清理官產處委員。日每午即去。而以任水彩畫教員李氏兄弟。爲其所事。校益以不理。其有點者。頗能知風流省長長於藝術。每所稱。樂取讀書識字者。尤樂取教育界中人。迨難前事。風流省省長終於至。不半月。三姑娘還稱病移居。及今問其界中。三姑娘在何許。則又諱不能言。因疑三姑娘病也尙者。交相傳言。以爲談助。聞於延慶生。延慶生亦訝之。要之矣。立走自三姑娘。乞使日以歸。夜可放出。昇昇廢校之事。又以開流諸當此時。三姑娘勞於身。夜恒不得他睡。盡以足之。故終日在榻中。即不釋事獨坐。亦茫芒覺疲憊。時輒自縫中裙。薙十條。便爲目顫頭昏。今若此。其安能復久欠樞密講授數人之責。因辭不許。自計今既盛有金。不勝餓死。即罷校不爲。亦何足惜。因爲言。延慶生遂無以易之。旣不得當。不勝出。歸言於校之人。三姑娘今踴大海旅奉春江。未有歸期也。而校之人皆不信之。益異三姑娘所爲。益言說其事。至是凡相識三姑娘者。多能聞之。於是某某女者。卽南國之人所介紹放脚觀音者也。放脚觀音有朋友六。皆教育界中人。其所以取友爲。或利其名金。或多其父兄居官有權勢。或以其同學相親。或以中表故。或以取友之親。不得不親。獨於三姑娘。私誼加篤於其餘。衣裳珍飾委蛇。乃至盥漱之具。皆其共之。人情於盥漱之具。舍夫婦能共之。他則不能。卽兄弟姊妹骨肉親。亦有嫌惡於共之者。三姑娘一人之所爲。獨異於人。人遂言其同性戀愛。而二人者卽聞之。不辯其然與否也。三姑娘之身於風流省長也。於時放脚觀音方謝所職。待其姑病癒。始復狹俗持守虔苦埋中。不得出門。及聞三姑娘病。甚憂心。日抵書存問不輟。延慶生得信。恒爲走避三姑娘。三姑娘常能報之。謂病雖不亟。然艱於行。故不能來唁汝。而謂風流省長事不言。放脚觀音途倍之。然固不知其身在外。於是脫舌塊地。以日隴日凌晨過三姑娘。乃不見。見延慶生。視延慶生所語三姑娘者。自動而不語。各有事不敢。盡相告。又知放脚觀音所爲。不詰。憐其今漢漠。因乞許爲秘之。則我當以汝跡其所藏。放脚觀音立許諾。延慶生遂以放脚觀音往。破三姑娘所藏。既相見。破三姑娘雖披髮跣足。穠姿高臥。而雙頰傅脂。殷殷然。乃無病色。而其居甚華。三姑娘力不能有此。則大怪。又見壁間牆上。有玄色歐式睡衣。床沿下有拖鞋。鞋甚巨。其是男子物。則大怪。三姑娘所緇花拋鞋。則耦於旁。因大怒。盛氣臨三姑娘。三姑娘大驚。亦甚恨其兄乃今毒我。而延慶生已去。三姑娘因執放脚觀音之手。流涕與爲言。甚切。至於其。其不能復隱。惟盡白其事。率其許我共侍省長。則夙願償。而後永不揚眉。因大告之。放脚觀音始聞之。怒以盆。而三姑娘力衰之。摶與同睡。放脚觀音乃不復怒。爲留。及夜。風流省長遂至。遂見放脚觀音。三姑娘乃介放脚觀音識風流省長也。

空候謝劇詩

永壽年之『千里携嬋』

王先生生某年月日，文辭醇熟，習永壽年班之少東，從其游，得永壽年班修倪必確無疑。嘗渡江，舟中餘，爲余言：白玉棠夜自門，借其侶千兩駒王臨駒，必無喪旺，觀曲人必樂集，靡必無踪。駒頭刺之云何？不願飛務之隆皆也。竟與中席所詮，其人心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之之說，互相發明。儒家傳述，統之學說，「有治人，無治法」，「最爲政治思想發育之室」。議法治者每歎而誦之，所以每多矛盾相陷也。他劇勿論，試舉其狗尾貂尾千兩掛鞭之下卷而評之。千里駒仍飾司馬白蟬，白玉棠仍飾狄振旅，司馬則不役千兩掛鞭，而以說少祥替之。海泉則飾龍文玉，反串白角，繡繡而姻姻挑逗益焉。依樣段鋪敘：司馬忠計討敵白，火災宮閣，狄振旅兵敗，寄跡龍泉寺，飯依法蓮師前，警度爲僧，隨從兵士數百人，皆挂落空門。余觀之不禁失笑，夫狄振旅之逃跡空門，非避二王黨羽之跡之歟？夫避二王黨羽之蹤跡之，通挂落空門而細衣之，將欲避之，不尤尤爲以偵刺之機乎。不韋惟是，龍泉寺者，據配景龍泉，不過區區之欲避古刹耳，非驚驚飛來之雲林嵐度也，而此數百隨從兵士露度之僧來，又胡徒舍而宿之，年而而食之邪？是於事實則扞格難通，於情理則枘鑿相拒，甚至淺易，三尺童子當其非也，何玉棠竟以是而自斷斷自落邪？且玉棠之當劇警度也，裏頭子黃金甲而不橫袖水田衣，既遂以扮相而斷斷自落邪？不體警度，亦不惜法法而服甲尤背寺門規範，作勢殊狂。孰謂玉棠知劇變邪？法蓮師飾新珠師，手麾則扇前若依蓮，豈亦繇流之出願放來者歟？扮相自尊，矯枉過正，不讓玉棠者偕，司馬無獨有偶，相得益彰。（待續）

老農隨筆

老

歐文。湘西人也。幼聰慧。過異常見。十四五歲。忽告失蹤。父母憂鬱成疾。相繼  
祖嗣。家產盡爲族人侵沒。事隔十餘年。鄉人已漸忘其人。一日歐文忽自歸。  
雲樣閣。而足穿身飾更有英國之氣。族人慮其索回家產。思其國之。族老某。深  
困乏者。輒慨然周濟。不知金錢所從來。大異之。乃召族人而讀曰。吾觀阿文交  
外十餘年。回鄉以來。行止詭秘。且用度潤結如富家子。造料其必非善類。吾  
烏從容此壞種以貽先人羞也。盡去諸。族人皆同聲附和。立命人召歐文至祠堂。  
逾其戶而執之。而歐文臂力絕倫。多人不能制。轉瞬忽失所在。自是遂不復返。  
謂二生曰。僕之行藏。君等所知之也。今不妨盡指披露。僕處從師苦寒十年。  
得師俸三四。惟有三戒。一不宿娼。二不賭錢。三不預國事。終身保守。犯者  
立死。平日專利食官丐吏。以濟貧困耳。二生共叩其術。文曰。今日我當爲東家  
主。且累獻技術。還携手相偕入市。經一新開之鐘表店。三人同入參觀。向店  
倅索購一表。值五十金。文把玩少頃。以表還店倅曰。適囊資不敷。來日再到購  
耳。言已還二生偕出。旋經典肆門前。文出表命倅生質之。則聞頃間將購之表  
。已不知何時竊得矣。既而質得二十金。文取當票撕之。三人同赴酒家。坐市  
。文出示二生曰。物固猶在。將以還諸鐘表店矣。蓋商人出資本以逐什一之利。  
所獲幾何。且店夥負有保守貨物之責。倘有遺失。不但累其賠償。且於名譽  
損。文抱不白之冤。僕何忍說。若貴店。雖小有損失。不過萬分之二。無傷也。  
因言出外小遺。頃刻而返。則謂已還諸鐘表店矣。飲罷。珍重而別。出門即逝。  
。已不知所往。二生復過鐘表店而覘之。則玻璃櫥中。此表依然無恙在也。若時  
文者。蓋亦俠盜之流亞歟。

省港澳輪船公司 輪船每日  
太古洋行 啟


往來省港澳時間一覽表

金山	佛山	龍山	大興	瑞安
星期一三五日晨八點返港 星期二四六日晨八點上省 本星期日(十五日)下午四點半自省返港	星期一三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二四六日晨八點返港 本星期日六日晚十點上省(單偶數港)	星期一四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二五日晚十點上省 星期三三五晚十點上省 星期四四六日下午四點半返港 (以上所列係由十二月八日星期日起面言)	每日下午五時半自港往澳 每夜三時由澳回港 每晨八時往澳下午二時回港	循例入塢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九日

省港澳輪船公司  
太古洋行 同啟

肺  
為人生最重要



鸚鵡牌



煙

各埠藥店  
均有代售

宜求醫也

露士  
肺聖藥

[illegible]

售代有均店藥熟各寶至身護行旅家居愈即服一症急遇倘多最症治太偉用功水衆濟效神人同利